

〔元〕

朱震亨

局 方 發 插

歷代中醫珍本集成

## 出版說明

在中華文化遺產中，中醫藥學以其獨特的理論、深邃的思想、卓絕的療效和浩瀚的文獻，繼續為人類的衛生保健事業作出積極的貢獻，受到海內外有識之士日益廣泛的矚目和重視。中醫藥學在數千年的發展歷史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醫療、養生等方面的實踐經驗，并隨着歷代醫家的著說而成為留傳後世的典籍。因此，整理與研究這些醫學文獻，不僅具有史學價值，而且更具有實際應用價值。這種整理與研究工作，成為當前繼承和發揚中醫學術的基本途徑之一。

為了促進中醫學術的普及與提高，特約請上海中醫學院中醫文獻研究所主編《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以滿足廣大中醫工作者的需求。本叢刊由上海中醫學院中醫文獻研究所朱邦賢副所長、中醫學院圖書館王若水副館長任總編審，并特聘著名中醫學家裘沛然教授、上海中醫學院院長陸德銘教授、上海中醫學院副院長嚴世芸副教授任選編顧問。

組織上海中醫學院專業人員承擔校勘工作。

中醫古籍僅現存者已逾萬種，本叢刊輯選具有相當學術價值和臨床實用價值的歷代古醫籍，包括自北齊以來歷代中醫典籍之精粹百餘種，分為醫經、傷寒、本草、醫方、診斷、通論、養生、內科、外科、兒科、婦科、針灸、眼科、醫案醫話等十四類，對其著者生平、著述內容、學術特色等方面予以校正考定，分裝為四十冊。所有典籍經專業人員勘正錯訛，采用影印方式出版，既保存和反映了中醫古籍的原貌，又能便利讀者正確閱讀和理解古代醫籍的旨趣，各醫籍前載有「內容提要」，以梗概地介紹撰著者生平、著述情況及內容要點，并客觀公允地評價其學術特色，對從事中醫工作者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我們期待本叢刊的出版，能够對普及中醫和促進中醫學術的發展，起到推進作用。

上海三聯書店

一九八九年十月

## 內容提要

《局方發揮》全一冊。元代名醫朱震亨撰。成書于元至正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

朱震亨，字彥修，以世居丹溪，後世尊稱「丹溪翁」。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朱氏受業于羅知悌，為劉完素再傳弟子。其學術主張陽易動，陰易虧，獨重滋陰降火，創「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相火論」諸說，是養陰學派的代表醫家。一生著作頗豐，主要有《格致余論》、《局方發揮》、《丹溪心法》等。

全書為糾《和劑局方》之偏頗而作，以問答形式撰就，共設三十餘問。朱氏以為，雖然《局方》所集皆前人效方，然而倘若不明病源、病機之變化，不知方藥之變通，以不變之方，應萬變之病，病治實難相符。況且斯時《局方》盛行，世人偏執溫燥，習以成弊，貽誤病人，屢見不鮮。是以朱氏詳論病源、病機，從醫理上對《局方》加以剖析，補述正確治法，力戒溫燥，倡導養陰。本書與朱氏《格致余論》等交相輝映，互為補充。

前者從駁正《局方》入手，後者着重從醫理以引申其說，從而系統地闡述了朱氏的學術思想。

茲以《叢書集成》本爲底本，參酌《陳修園醫書四十八種》本等校正錯訛。

《避後方》一卷。撰者不詳，由明 喻政付梓。初刊于明 崇禎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年）。

喻政，字正之，江西南昌人。萬歷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五年）進士，官貴州銅仁府郡守。周序謂，其尊人患疾，喻氏卒遇高人授以此書，得以痊疾。因而取是書付梓，以廣其傳。

全書不分卷。卷首簡述平脈及藥物收藏、炮制、煮服法等，後分列內科、五官、婦人、小兒、外科等病證驗方共一百五十余首。是書述病證十分簡略，甚或不出證候，僅以一二簡便方藥統治一證，然載病較全，常見病證大略具備，選方論治立足于簡便廉效，不知醫者亦可據症檢方以治，所載之方運用得當，有覆杯即已之效，可資參考。

此次影刊取自《三三醫書》，酌加校正。

《凌臨靈方》全書一冊。晚清醫家凌奐撰。凌氏字曉五，晚號折肱老人。歸安（浙江吳興）人。生于一八二二年，卒于一八九三年。凌氏先習儒而後醫，爲針灸醫家凌雲後裔。師從吳芹（字古年），通曉內外金瘡諸科，求診者盈門。凌氏醫學盛行一時，又注重醫學教育，從其學者如王香岩等亦頗具醫名。著有《醫學薪傳》、《銅鶴亭集方》、《外科方外奇方》等。

全書系凌氏臨證醫案之精選，載有各科病證一百二十門，大多爲內科病治，間有五官、兒科、外科病案數則。是書醫案記錄規範，理法方藥一以貫之，反映了凌氏的醫療經驗和證治特色。

本書未具其他版本，其錯訛逕從醫理文義校正。

《金匱翼方選按》五卷。近代醫家惲樹珏（生平見本叢刊第二冊「內容提要」）輯注。初刊于民國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

是書系惲氏據清代名醫尤怡（字在涇）《金匱翼》選輯，另加按語而成。《金匱翼》共載病證四十余種，廣采衆醫方論，詳述脈因症治，間附尤氏臨證心得。惲氏以尤氏所論，理法方藥詳盡，病類齊備，選方精當

實用，故酌予選按評點，以便學者融會貫通而習用之。惜揮氏晚年病廢，僅得選按中風、諸濕、膈噎嘔吐、黃疸、消渴五種病證，未能盡其所蘊而畢其功。是書以證治相一，方藥足敷應用為宗旨。凡證治相悖，或節去多余，或舍證留方，以全治法。其間每以中西醫之理，參合己驗給予發揮評說，或補出方證，或詳論得失，或證諸一己之驗。其中雖不免有牽強之處，亦可為研習者探究揮氏學驗之參考。

本書選自《藥盦醫學叢書》，今參酌尤氏《金匱翼》等予以校正。

### 方力行

# 局方發揮

元 金華朱彥脩 撰

和劑局方之爲善也，可以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脩制，尋頭見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謂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爲法，醫門傳之以爲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然子竊有疑焉：何者？古人以神聖工巧言醫，又曰醫者意也。以其傳授雖的，造詣雖深，臨機應變，如對敵之將，操舟之工，自非盡君子隨時反中之妙，寧無愧於醫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令人無限之病，何異剗舟求劍？按圖索驥，冀其偶然中病難矣。

或曰：仲景治傷寒藥一百一十三方，治雜病著《金匱要略》曰：二十有三門，歷代名方，汗、牛、充、棟、流傳至今，明效大驗，顯然耳。目今吾子致疑於局方，無乃失之謬妄乎？

予曰：醫之視病問證，已得病之情矣。然病者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時月有久近，形志有苦樂，肌膚有厚薄，能毒有可否，標本有先後，年有老弱，治有五方，令有四時，某藥治某病，某經用某藥，孰爲正治？反治？孰爲君臣佐使？合是數者，計較分毫，議方治療，貴乎適中。今觀局方，別無病源議論，止於各方條述證候，藉以藥石之分兩，脩製藥餌之法度，而又勉其多服，常服，久服，殊不知一方通治諸病，似乎立法簡便，廣絡原野，冀獲一二，專免許學士之詣乎？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

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然猶設爲問難，要作何應處以何法。許學士亦曰：我善讀仲景書而知其意，然未嘗全用其方，局方制作，將擬仲景耶？故不搖荒陋，敢陳管見，倘蒙改而正諸，實爲醫道之幸。今世所謂風病，大率與諸痿證混同論治，良由局方多以治風之藥通治諸痿也。古聖論風論痿，各有篇目，源流不同，治法亦異，不得不辨。按風論，風者百病之長，至其變化乃爲他病。又曰：善行數變。曰：因於藏風。曰：先受邪。曰：在腠理。曰：客曰入。曰：傷曰中。歷陳五臟與胃之傷，皆多汗而惡風，其發明風邪，保外感之病，有盛腑內外虛實寒熱之不同，若是之明且盡也。別無雜瘡癰弱，卒中不省，僵仆，喝斜，掣縮，眩運，語澁，不語之文，新舊所錄治風之方，凡十道，且卽至寶丹、靈寶丹，論之曰：治中風不語，治中風語澁。夫不語與語澁，其可一例看乎？有失音不語，有舌強不語，有神昏不語，有口噤不語，有舌縱語澁，有舌麻語澁，治大腸風祕，祕有風熱，有風虛，會謂一方可通治乎？又曰：治口鼻血出。夫口鼻出血，皆是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血隨氣上，越出上竅，法當補陰抑陽，氣降則血歸經，豈可以輕揚飛竄之驟躋，佐之以燥悍之金石乎？又曰：治皮膚燥痒，經曰：諸痒爲虛，血不榮腠理，所以痒也。當與滋補藥以養陰血，血和，腠潤，痒自不作，豈可以十七兩重之金石佐以五兩重之腦麝香桂，而欲以一兩重之當歸和血，一升之黃便活血，一升之生地黃汁，生血，夫枯槁之血，果能和而生乎？果能潤澤，膚肉之乾瘦乎？又曰：治難產死胎，血脉不行，此血氣滯病也。又曰：治神昏恍惚，久在床枕，此血氣虛弱也。夫治血以血藥，治虛以補藥，彼燥悍香竄之劑，固可以劫滯氣，果可以治血而補虛乎？酒體丸等三十餘方，皆曰治諸風，治一切風，治一應風，治男子三十六

種風其爲主治甚爲浩博且寒熱虛實判然迥別一方通治果合經意乎果能去病乎龍虎丹排風湯俱係治五臟風而排風又曰風發又似有內出之意夫病既在五臟道遠而所感深一則用麻黃三兩以發其表一則用腦麝六兩以寓其衝而謂可以治臟病乎借曰在龍虎則有寒水石一斤以爲鎮墜在排風則有白虎當歸以爲補養此殆與古人輔佐因用之意合吁臟病屬裏而用發表潤衝之藥寧不犯誅伐無過之戒乎寧不助病邪而伐根本乎骨碎補丸治肝腎風虛乳香宣經丸治體虛換膈丸治足三陰經虛或因感風而虛或因虛而成風旣曰體虛肝腎虛足三陰經虛病非輕小理宜補養而自然銅半夏散靈仙荊芥地龍川棗烏藥防風牽牛靈脂草烏光話石南天麻南星檳榔等疏通燥疾之藥居補劑之大半果可以補虛乎七聖散之治風濕流注活血應痛丸之治風濕客腎經衝汗以散風導水以行濕仲景法也觀其用藥何者爲散風何者謂行濕吾不得而知也三生飲之治外感風寒內傷喜怒或六脈沉伏上諸疑特舉其顯者耳若毫分縷析更僕未可盡也姑用真之忘言

或曰吾子謂內經風論主於外感其用麻黃桂枝烏附翼將以解風寒也其用腦麝散靈仙黑漆牛犀將以行凝滯也子之言過矣

便須人手足不隨神志皆僵憊無彈曳手足筋更眩運僵仆半身不遂屬陰氣弱四肢無力頭掉拘掣不語語澁諸痿等證悉皆治之攷諸痿論肺熱蒸焦五臟因而受之發爲痿躯心氣熱生脈痿故經縱不任地肝氣熱生筋痿故宗筋強縱脾氣熱生肉痿故痹而不仁腎氣熱生骨痿故足不任身又曰諸痿皆屬於上謂之上者皆病之本在肺也又曰昏惑曰瘛瘲曰瞀悶曰瞀昧曰暴病曰鬱冒曰暎昧曰暴瘲曰瞀癇皆屬於火又曰四肢不舉曰舌本強曰足痿不收曰瘓涎有聲皆屬於上又禮記註曰魚肉天產也以養陽作陽德以爲倦怠悉是溫熱內傷之病當作諸痿治之何局方治風之方兼治痿者十居其九不患諸痿皆起於肺熱傳入五臟散爲諸證大抵只宜補養若以外感風邪治之寧免實虛虛之禍乎

或曰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至於掉振不能久立善暴僵仆皆以爲木病肝屬木風者木之氣曰掉曰掉振非顫掉乎曰眩非眩運乎曰不能久立非筋衰乎非緩弱無力乎曰諸暴強直非不隨乎曰善暴僵仆非倒仆乎又曰瞀悶曰瞀昧曰暴病曰鬱冒暎昧曰暴瘲與上文所謂屬肝屬風屬木之病相似何爲皆屬於火曰舌本強曰瘓涎有聲何爲皆屬於上痿論俱未嘗言及而吾子合火土二家之病而又與倦怠並言總作諸痿治之其將有說以通之乎

予應之曰按原病式曰風病多因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木也所以中風而有癱瘓諸證者非謂肝木之風竅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於中風良由將息失宜腎水虛甚則心火暴盛水不制火也火熱之氣怫鬱神昏昏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過極而卒中者五志過熱甚故也

又原病曰脾之厥逆舌本散舌下今脾臟受邪故舌強又河間曰胃肅熱甚火氣炎上傳化失常故津液涌而爲痰涎潮上因其稠黏難出故作聲也一以屬脾一以爲胃熱謂之屬火與土不亦宜乎雖然岐伯仲景孫思邈之言風大意似指外邪之感劉河間之言風明指內傷熱證實與瘡論所言諸痿生於熱相合外感之邪有寒熱虛實而挾寒者多內傷之熱皆是虛證無寒可散無實可瀉局方本爲外感立方而以內傷熱證混同論治其爲害也似非細故

或曰風分內外痿病因熱既得聞命矣手陽明大腸經肺之腑也足陽明胃經脾之腑也治痿之法取陽明一經此引而未發之言願明以告我

予曰諸痿生於肺熱只此一句便見治法大意經曰東方質西方羸南方補北方此固是就生克言補濱而大經大法不外於此東方木肝也西方金肺也南方火心也北方水腎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督運有二水居其一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經曰一水不勝二火理之必然肺金體燥而居上主氣畏火者也脾土性濕而居中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慾無節則水失所養火寡於畏而侮所勝肺得火邪而熱矣木性剛急肺受熱則金失所養木寡於畏而侮所勝脾得木邪而傷矣肺熱則不能管攝一身脾傷則四肢不能爲用而諸痿之病作濱南方則肺金清而東方不實何脾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而西方不處何肺熱之有故陽明實則宗筋潤能東督而利機關矣治痿之法無出於此駘陸吉亦曰風火既熾當滋腎水東垣先生取黃葵爲君黃芪等補藥之輔佐以治諸痿而無一定之方有兼痰積者有濕多

者有熱多者有濕熱相半者有挾氣者臨病製方其善於治癓者乎雖然藥中首繫矣若將理失宜聖醫不治也天產作陽厚味發熱先哲格言但是患癓之人若不淡薄食味吾知其必不能安全也

或曰小續命湯與要略相表裏非外感之藥乎地仙丹治勞傷腎雖非內傷之藥乎其將何以議之子曰小續命湯比要略少當歸石膏多附子防風防己果與仲景意合否也仲景謂汗出則止藥局方則曰久服差又曰久病風陰晦時更宜與又曰治諸風似皆非仲景意然麻黃防己可久服乎諸風可通治乎地仙丹既曰補腎而滋補之藥與僭燥走竄之藥相半用之腎惡燥而謂可以補腎乎惜曰足少陰經非附子輩不能自遠八味丸仲景腎經藥也八兩地黃以一兩附子佐之觀此則是非可得而定矣非吾之過論也

又觀治氣一門有曰治一切氣冷氣滯氣逆氣上氣用安息香丸丁沉丸大沉香丸蘇子丸勻氣散如神九氣香丸白沉香丸煨姜丸麝熏散七氣湯丸痛溫白丸生姜湯其治嘔吐膈噎也用五膈丸五膈寬中散膈氣散酒癥丸草豆蔻丸攝氣丸人參丁香散其治吞酸也用丁沉煎丸小理中丸其治痰飲也用倍丸消飲丸溫中化痰丸五套丸且於各方條下或曰口苦失味曰噏酸曰舌澁曰吐清水曰痞滿曰氣急曰脹下急痛曰五心中熱曰爛生瘡皆是明著熟證何爲卒用熱藥夫周流於人之一身以爲生者氣也陽往則陰來陰往則陽來一升一降無有窮已苟內不傷於七情外不感於六淫其爲氣也何病之有今曰冷氣滯氣逆氣上氣皆是肺受火邪氣得炎上之化有升無降蒸蒸清道甚而至於上焦不納中焦

不化下無不滲。滲轉傳變爲嘔爲吐爲脢爲噫爲痰爲飲爲翻胃爲吞酸。失治熱以寒此正治之法也。治熱用熱治寒用寒此反佐之法也。詳味前方既非正治又非反佐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據按原病式曰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稍飲痞脢中滿皆屬於濕諸氣逆衝上嘔涌溢食不下皆屬於火諸堅痞腹滿急痛吐腥穢皆屬於寒深契仲景之意金匱要略曰胃辨病胃背縮括萎薤白湯主之。胃辨心痛微背括萎薤白半夏湯主之心下痞氣氣結在胃脢下上逆捨心者枳實薤白括萎桂枝湯主之。嘔而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諸嘔吐穀不得入者小半夏湯主之。嘔吐病在膈上者猪苓湯主之胃反嘔吐者半夏參蜜湯主之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胃反吐而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吐後欲飲者文蛤湯主之病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心中無柰者姜汁半夏湯主之乾嘔手足冷者陳皮湯主之噦逆者陳皮竹茹湯主之乾嘔下痢者黃芩湯主之氣衝上者皂莢丸主之上氣脉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上氣脈沉者澤漆湯主之大逆上氣者麥門冬湯主之心下有痰飲胃脢支滿目眩茯苓桂枝湯主之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出之宜茯苓桂枝甘草湯腎氣丸亦主之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者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者此爲流飲欲去故立甘遂半夏湯主之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宜大青龍湯又宜用小青龍湯心下有支飲其人若冒眩澤瀉湯主之支飲胃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支飲不得息葶苈大棗瀉肺湯主之嘔家本渴今反不渴心中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卒嘔吐心下痞脢間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假令瘦人脢下有悸者吐涎沫而頭眩

水也。五苓散主之心腎有停痰宿水，自吐水後，心腎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茯苓飲主之。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半夏加茯苓湯主之。觀其微意，可表者汗之，可下者利之，滯者導之，鬱者揚之，熱者清之，寒者溫之，僵寒偏熱者，反佐而行之。挾濕者淡以滌之，挾虛者補而養之。何嘗例用辛香燥熱之劑，以火濟之火，實賓虛虛，谷將誰執。

或曰：脉訣謂熱則生風，冷生氣，寒主收引，今冷氣上衝矣，氣逆矣，氣滯矣，非冷而何？吾子引仲景之言而斥其非，然則諸氣諸飲，嘔吐反胃，吞酸等病，將無寒證耶？

子曰：五臟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隨起。若諸寒爲病，必須身犯寒氣，口得寒物，乃爲病寒。非若諸火病，自內作，所以氣之病寒者十無一二。

或曰：其餘痰氣嘔吐吞酸，噎膈反胃作熱作火論治，於理可通。若病人自言冷氣從下而上者，非冷而何？

子曰：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自下而出，其熱爲甚。自覺其冷，非真冷也。火極似水，積熱之甚，陽亢陰微，故見此證。冷生氣者，出高陽生之謬言也。若病果因感寒，當以去寒之劑治之。何至例用辛香燥熱爲方，不知權變，寧不悞人。

或曰：氣上升者，皆用黑錫丹、養正丹、養氣丹等藥，以爲鎮墜。然服之者，隨手得效。吾子以爲熱甚之病，亦將有悞耶？

子曰。相火之外。又有臟腑厥陽之火。五志之動。各有火起。相火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此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氣之升也。隨火炎上升而不降。孰能禦之。今人欲堵丹劑之重墜而降之。氣鬱爲濕痰。丹性熱燥。濕痰被刼。亦爲暫開。所以清快丹藥之法。偏助狂火。陰血愈耗。其升愈甚。俗人喜溫。遂而不返。被此禍者。滔滔皆是。

或曰。丹藥之墜。欲降而升。然則如之何則可。

子曰。投以辛涼。行以辛溫。制伏肝邪。治以鹹寒。佐以甘溫。收以苦甘。和以甘淡。補養陰血。陽自相附。陰陽比和。何升之有。先哲格言。其則不遠。吾不贅及。

或曰。吐酸。素問明以爲熱。東垣又言爲寒。何。

子曰。吐酸與吞酸不同。吐酸是吐出酸水。如醋。半時津液隨上升之氣。鬱積而成鬱積。之久。濕中生熱。故從火化。遂作酸味。非熱而何。其有積之於久。不能自涌而出。伏於肺胃之間。略不得上。唯不得下。騰表得風寒。則內熱愈甚。而酸味刺心。體表溫暖。腠理開發。或得香熱湯丸。津液得行。亦得暫解。非寒而何。素問言熱者。言其本也。東垣言寒者。言其末也。但東垣不言外得風寒。而作收氣立說。欲薦肺金之實。又謂寒藥不可治酸。而用安胃湯。加減二陳湯。俱犯丁香。且無治熱濕鬱積之法。爲未合經意。予嘗治吞酸用黃連菜萸各製炒。隨時合迭爲佐使。蒼朮伏苓爲主病。湯後欽餅爲小丸吞之。仍教以粗食蔬菜自養。則病

易安。

或曰蘇合香丸雖是類聚香藥其治骨蒸癰瘍月閉狐狸等病吾子以爲然乎。

子曰古人製方用藥，羣隊者必是攻補兼施，彼此相制，氣味相次，孰爲主病，孰爲引經，或用正治，或用反佐，各有意義。今方中用藥一十五味，除白芷、朱砂、阿子共六兩，其餘一十二味，共二十一兩，皆是性急輕宣之劑，往往用之於氣病與暴仆昏昧之人，其衝突經絡，漂蕩氣血，若摧枯拉朽，然不特此也。至如草豆蔻散，教人於夏月淡煎以代熱水，夫草豆蔻性大熱，去寒邪，夏月有何寒氣而欲多服，補脾飲用草果亦是此意。且夏食寒，所以養陽也。草豆蔻草果其食寒之意乎？不特此也。抑又有甚者焉，接氣丹曰：陽氣暴絕，當是陰先虧，陰先虧則陽氣無所依附，遂致飛越而暴絕也。上文乃曰：陰氣獨盛，陰氣若盛，陽氣焉有暴絕之理？假令陽氣暴絕，宜以滋補之劑保養而鎮靜之，庶乎其有合夏食寒以爲養陽之本，何至又服辛香燥熱之劑乎？且此丹下咽，暴絕之陽果能接乎？孰爲是否？君其算之。

或曰局方言陰勝陰邪盛也，陰邪既盛，陽有暴絕之理。子之所言與陽氣相對待之陰也，果有陰虧而陽絕者，吾子其能教之乎？

子曰陰陽二字，固以對待而言，所指無定在。或言寒熱，或言血氣，或言臟腑，或言表裏，或言動靜，或言虛實，或言清濁，或言奇偶，或言上下，或言正邪，或言生死，或言左右，求其立言之意，當是陰鬼之邪耳。陰鬼爲邪，自當作邪鬼治之。若陰先虧而陽暴絕者，苔治一人矣。浦江鄭兄，年近六十，奉養受用之人也。仲夏久患渴下，而又犯房勞忽，一晚正走廁間，兩手舒撒，兩眼閉而無光，尿自出汗如雨，喉如拽錫，呼吸甚微。